



总第11205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8
 邮发代号:31—2 热线电话/传真:(0571)88852349
 电子版:www.zjgrbb.com
 E-mail:alan0104@163.com
 地址:杭州市学院路107号楼718室 邮编:310012

连续报道

住院5年多的 孤单男孩 终于回家了

■记者王艳

本报2016年1月9日、1月16日、5月14日连续刊发《孤单男孩车祸后住院两年,亲人在哪?》《孤单男孩的家人找到了》和《“亲人们”为孤单男孩点亮了希望之光》,报道孤单男孩李帮贵的悲惨遭遇和呼唤亲人的焦虑,以及杭州“亲人们”大力无私援助他的故事。

历经重重波折,4月14日,李帮贵在住院1910天后,终于被爸爸李万兴和伯伯李万春领回了他离开了6年多的四川老家。

车祸后家人几度失联,男孩在医院一住5年多

事情回溯到2016年的1月。记者第一次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见到李帮贵时,早就可以出院的他却已经在医院住了700多天,只因亲人失联。

帮贵是个可怜的孩子,出生没多久,妈妈离家出走,从此没了音讯;9个月大的时候,爸爸李万兴外出打工,离家再也没有回来过;2013年初,他跟着二伯李万春一起来杭州打工,谁也没想到,2014年1月20日晚,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刚满16周岁的帮贵差点连命都没了。

在全院神经科、骨科及ICU等科室的通力配合下,经多次手术及一系列治疗,帮贵从死亡边缘被抢救回来。命保住了,但是因为头部创伤太重,苏醒过来后,他的智力相当于三四岁的幼儿。康复治疗一段段时间后,还存在认知障碍、失语、四肢肌力减退等后遗症。

车祸发生后,他的爸爸、伯伯却纷纷不辞而别,最后连电话都打不通了。帮贵就这样被家人“扔”在了医院。医院的医生、护士自发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在医院工作20多年的护士戴琴花无条件地帮忙照顾帮贵,给他翻身、洗漱,照料一日三餐,还抽空教会了帮贵用手指数数,做“谢谢”、“再见”等指令动作。在帮贵18岁生日的当天,本报特意为他准备了蛋糕和水果,送到病房里。了解帮贵身世的人都说:“这应该是第一次有人为他送蛋糕、过生日。”

杭州发起公益诉讼为孤单男孩赢得生活保障

车祸发生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但是因为家属不出面,交通事故处理被迫中断。

为了寻找帮贵的家人,2016年1月初,记者根据医院提供的一点点信息,辗转联系上了帮贵家乡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龙镇乡联合村的村支书、村小组长和他的伯伯李万春。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李万春终于答应2016年春节过后来杭州。

与此同时,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也启动了公益诉讼行动。为了进行调查核实,当时民行科科长宋伟琴、检察官吴国强和医院原



两年前,本报记者为帮贵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

我骄傲!我是职教代言人

董海峰:因为懂得

■记者曾晨路



董海峰在给学生上数控实训课。

“每个孩子都是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为他是一棵参天大树。”留校任教的11年间,如何发挥学生的长处、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是董海峰时刻在思考并奋力探索的事情。

十五六岁正是孩子独立个性表现的阶段,叛逆但可塑性强。特别是进入职校的孩子,更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可。2008年毕业时,面对进入一家心仪企业还是留校任教的抉择,董海峰自己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是职校毕业的学生,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懂他们,知道他们缺什么、要什么。”

始于职校的开挂人生

跟很多人从小就想当科学家的理想不一样,董海峰从小有一个“铁匠”梦。董海峰的外公、舅舅都是打铁匠,从小看着烧红的铁块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中敲成锄头、柴刀,董海峰觉得新奇且向往。2006年,他在中考后向父母提出要去读职校学机械加工。

这立即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父亲,在父亲看来,儿子必须读高中、考大学,这才叫有出息。16岁的董海峰却异常坚定。“我跟我妈说,让我读职校,你去开家长会,肯定是被表扬的,读高中的话,肯定是挨批的。”母亲最终被这句话说服。

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当时的机械加工专业特别考验一个人的动手能力,各种零件基本上靠手工制作。动手能力强的董海峰学起机械加工来游刃有余。

因表现突出,2007年他从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江西德兴分校转到衢州本部,从机械加工专业转到当时刚刚兴起的数控加工专业。也是在那一年,他参加了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第四届技能竞赛工具钳工比赛,一举获得三等奖。

“这次拿奖动静挺大的,戴了大红花,还有媒体来采访,爸妈终于说,读职校也蛮好。”

此后,董海峰仿佛开挂一般,屡屡参加省市职业技能大赛并获奖——2009年获衢州市技术能手称号,同年被破格评为技师,是衢州市最年轻的数控车技师;2012年参加浙江省职业院校(校)“日发杯”数控技能大赛暨全国数控技能大赛(第42届世界技能大

赛选拔赛)浙江省选拔赛,获教师组数控车工技能比赛二等奖;2014年被评为高级技师,亦是衢州市最年轻的数控车高级技师……

这样的经历让董海峰比别人更懂职校的孩子。正是这份懂得,在学生眼里,他是老师,更是师兄,学生们都愿意称呼他“董哥”或“老董”。

做学生的“懂得哥”

“上了董哥的第一堂实训课,我才喜欢上数控。”王希磊是2018数控高专班的学生,从对数控一无所知到如今兴趣满满。

“一个圆柱形的钢材放入机床上,通过自己编写的程序,钢材就变成了陀螺,太有成就感了!”王希磊至今记得第一次亲手做出陀螺时的心情,“一整天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都在比谁做得陀螺好看、转得更快。”

兴趣就在那一刻被激发出来。在此之前,因为专业是妈妈做主报的,王希磊对数控的认识只停留在“要用电脑”上,对他一无所知。

“有太多这样的学生了!我得尽量让他们对数控产生兴趣。”董海峰说,数控专业是相对比较枯燥且辛苦的一个专业,跟冷冰冰的机器打交道,有时做个精密的零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所以,激发兴趣是第一位的,“一旦有了兴趣,就会产生求知欲,辛苦而不觉得苦,这是一种无形的动力。”

把教材上规定的制作螺帽改为制作更有趣味性的陀螺,第一堂实训课必须给学生一个“惊喜”,是董海峰的一贯作法。为避免因简单重复地制作同一个物件而产生枯燥感,董海峰在学生接触数控之初,经常给他们看有别于教材上的产品设计图,让学生动手做酒杯、烟灰缸、葫芦等摆件,“做出个产品,老师表扬,拿回家去爸妈看了高兴,这样会越学越有劲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教育理念在教育界被奉为圭臬,也是董海峰努力的方向——让学生从学之、知之到乐之,在此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让每一个学生的能力都得到发挥,“我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找到最高的那个自己。”

把“冷板凳”坐热

在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学

生的培养模式是多样的。有的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直接进入企业工作;有的则像王希磊一样3年后参加高校招生,进入大学校园。但董海峰发现,不管哪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少人转行了,留在企业的并不多。

不少大型企业工作环境好,车间恒温,薪资待遇也不错,学生为何还待不住?带着这个疑问,董海峰走访了企业也询问了学生,找到症结——学生不愿意长期在没有技术含量的操作工作岗位上耗着,企业则不放心把重要岗位交付给没有经验的新员工。这看似是一个死结。

在长远的职业生涯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冷板凳时间”,到底该如何面对?“练好看家本领,把冷板凳坐热”,董海峰在教学之余,常常以师兄的身份跟学生分享他坐热“冷板凳”的经历:

为备战2009年的一次省级技能大赛,暑假里,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只有一台电风扇的数控车间里,连续站着操作七八个小时。体力上的辛苦可以忍受,最难挨的是花大量的时间反复制作同一个零件带来的枯燥和厌倦感。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辛苦训练换来的还是铩羽而归。“速度太慢!”董海峰终于找到差距,再次一头扎进数控车间。经过一年的提升,他终于在2010年的浙江省职业技术大赛中获数控车工项目第六名。在董海峰看来,这一成绩虽然还不甚理想,但如果没付出来,馅饼是绝不会自己从天下掉下来的。

董海峰还经常提起他的一个学生段俊杰。段俊杰拿过衢州市中职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数控车工组比赛第一名。这么优秀的毕业生进入企业后也只能从一线操作工开始干。他肯坐“冷板凳”,慢慢熟悉各种业务,第二年成长为数控车床班组长。

“把‘冷板凳’坐热就像登山,前期步伐有力,信心满满,随着时间的拉长,会感觉腿酸力乏。放弃,登山就此失败。坚持就意味着距离山顶越来越近,一旦抵达顶峰,就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

“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登山之乐在于此,把“冷板凳”坐热之道亦在于此。2015年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机加工教研室副主任以来,董海峰尝试把登山理论注入校园文化建设,让更多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并理解,为其今后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做铺垫。

代言人心语

看着自己做出的零件像艺术品一样完美,很有成就感,花再多时间、精力都值得。教书也一样,让一群懵懂的十六七岁的孩子,懂得为什么去努力、如何去奋斗,也很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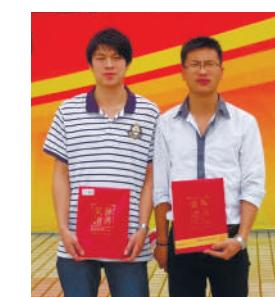
知道他更多

◆最快乐的事:

回家打开门的瞬间,2岁的儿子张开双手摇摇晃晃跑过来要我抱,要我带他出去玩,这是我最快乐的事。现在大部分时间花在学生身上,对家庭的照顾相对少,只要有空就会陪伴儿子。

◆最遗憾的事:

2009年参加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当时因为自我预估时间不够,中途弃赛。有没有拿奖是其次,主动放弃的滋味最不好受。



2012年董海峰参加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选拔赛获教师组数控车工项目二等奖。右为董海峰。